人迹板桥霜

读唐诗"人迹板桥霜",我不由得想起了儿 时寒冬清晨和父亲挑着沉重的担子,走过山间 一座座木桥的情形。

当第三遍鸡鸣响起时,父亲和我已经走 出了村子,肩上挑着木炭或者是冬笋、红薯、 黄豆等山货,为的是尽早地赶到集市上,卖 个好价钱。夜里降了一场大霜,四下里白茫 茫的。父亲和我一路踩着脚下的白霜,发出 吱吱的声音,肩上担子也在嘎吱嘎吱地晃动 着,不一会儿就来到村口的小河边。河上架 起一座木桥,所谓的木桥,其实就是铺在两 岸之间上、下面削平了的几根杉木,为了增 强安全和稳固性,只是在每根杉木两端和中 间恰当位置凿了个贯穿的小孔,然后用木料 从孔中穿入,将几根杉木连接起来,形成一

北京的冬天

◎ 王南海

喜欢北京的雪天,漫天遍野地飘

飘洒洒,如果在其他地方,也许只是

天地间纯白一片,没有什么稀奇。可

是,唯有在北京,去故宫看雪景,却

有着一份诗意。在雪花飞舞中,那些

红墙、琉璃瓦都披上了一层洁白,显

得古朴又灵动,让人的心灵都会微

分利用光影来表现故宫的神秘,似

乎每一张图片,都在无言地诉说着

历史和岁月的沧桑。通过图片,可以

让观者感受到作者深刻的用意。那

种红色的大门,金色的门钉,庄严的

殿堂,飞舞的雪花,似乎时光凝固,

人们可以瞬间回溯到古老的历史时

幽闲,也只有在冬季,使人感受得最

彻底。"下雪的早晨,从厚棉被里睁

开眼来,一室的清光,会使你的眼睛

眩晕。在阳光照耀之下,雪也一粒一

粒地放起光来了,蛰伏得很久的小

鸟,在这时候会飞出来觅食振翅,谈

天说地, 吱吱地叫个不休。数日来的

阴暗天空,愁云一扫,忽然变得清澈

树枝上最后的落叶,也随着风一片

片飘零,地上堆积起了厚厚的叶子。

听过朱光潜先生的趣事。他的院中

把扫帚,要为老师清扫落叶。朱先生

阻止他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那么 厚的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

见雨落下来的声音,风卷起的声

音。"行走在这些厚厚的叶片上,唰

走。冬日里,阳光暖暖的。老人们舒

服地坐在自家的门前晒太阳。他们

穿着厚厚的冬装,站在阳光明亮处。

他们用地道的北京口音相互打着招

呼,聊着最近的趣事。打招呼习惯先

说:"您好啊。"听起来,格外鲜活。胡

同拐角处,站着不少人,都翘首以

待。好奇地凑过去,只见朱红的大门

上,写着循郡王府,而外面漂亮的屋

檐下,上书方家胡同小学。原来曾经

的王府,早已变成了寻常百姓孩子

惊喜之处。比如有些人家不仅有门

当、户对,漆黑的大门上,门板已经

有些斑驳。门上贴着红色的对联。古

老的门环,仿佛你轻轻一扣,就可以

推门而入,去聆听一段古老的传说。

或者,随着门开启,也许会走出一个 身材婀娜,身着旗袍的古典美女来。

根,人们习惯说:兔儿爷的翎子-独

挑。胡同深处经营着老北京美食,比

如驴打滚儿、地窝窝儿、豌豆黄,让

雪人,在冬天里,到处洋溢着快乐。

郁达夫总结说:"总而言之,北平的

冬季,是想赏识赏识北方异味者之

北京的冬天,人们可以溜冰、堆

人舍不得离开。

唯一的机会……"

沿着胡同走,你会发现很多让你

的校园。

冬天的北京,喜欢在胡同里游

唰地响着,有着独特的节奏。

积着一层厚厚的落叶,学生找来-

冬天的北京,北风吹得格外猛,

见底,翳障全无。

郁达夫曾说:"北方生活的伟大

看过摄影家拍过的故宫雪景,充

微一颤

光中。

个木排。

故乡是群山环抱中的小山村,周围多溪 流和山涧,为了方便出行,山里人就地取材, 架上就地砍伐后稍作处理的杉木就是木桥 (有些沟涧较小,架上一根稍大的杉木便可 通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独木桥"),对于常 走山路的农人,在往日里那是畅行无阻、如 履平地。可在霜雪天还是肩挑重担的我俩, 那可就是"步步惊心"了。父亲停下脚步,看 了看白皑皑的桥面,上面没有行人足迹,桥 面缝隙甚至还结了冰,发出的寒光让人胆 战,桥两侧又没护栏,在上面行走稍有不慎 便会滑倒,甚至滚落到河里。父亲神色凝重 地放下担子,整了整衣襟,回头一脸严肃地 嘱咐我:"过桥时踩着我的脚印往前走!"我 无言地点点头。

只见父亲嗨地一声将担子挑在肩上,缓 缓地抬起前脚踏在木桥上,他身体前倾,好像 要把全身力量聚集在那只脚上。他用力地将 踏在桥面那只脚前后左右地挪动着,确定不 会打滑了,这才放心地抬起后脚往前边的桥 面重重地踏过去,如是重复着前面的动作。当 行至桥中央时,桥身微微下弓,甚至还发出沉 闷的吱吱声,父亲显得异常谨慎,每一步都走 得很缓慢,也很沉重,我感觉他肩上不是挑着 担子,而是压着一座大山!我甚至听到了他急 促的喘气声。当行至桥尾时,父亲脸色轻松了 许多,特别是最后一步,他情不自禁地哼了一 声,一个小跃动从桥上纵身到路面上,那个潇 洒引得我模仿。等到了对岸,回头看着身后那

一串串脚印,每一处脚印都是一次胆战心惊 的考验。直到这时,我才感觉全身冷飕飕的, 刚才过桥时惊出一身汗了,只是当时没有 发现。

有时候行至山涧独木桥,父亲便会从路边 树林里折下一根粗树枝当作拐杖,然后要我在 后面紧紧地拉着他的衣襟,他前面拄着木杖边 走边探路。往往一小段距离便会耗费我们好长 的时间,等走到对岸,往往是精疲力尽。

这时太阳出来了,我冻得通红的脸颊和双 耳,也慢慢地有了知觉。

多年以后,我才懂了"鸡声茅店月,人迹板 桥霜",描绘的不仅是寒冬晨霜美丽景致,更是 一种艰辛的生活。

这种艰辛,只有经历过才有切身感悟。



永远的怀念

59年前的一个秋天,天下着沥沥的小雨, 我们政府招待所来了一个瘦小个、戴着一顶草 帽的老头,当时招待所条件不好,老头一来就 开始与我们一起用扫帚扫水,用火柱捅下水道 眼儿。泥水溅得成了花脸也不肯停手,那时我 以为他是新来的清洁工。第二天,上级领导来 开会宣布:他就是我们的所长,一位走过二万 五千里长征路的英雄,仍然能俯下身子与群众 一起工作的老红军战士侯朝寿。

拖把往外扔,侯老过来了,二话没说拿了过去 修好,后来又用上了。他对我说:"咱国家目前 还不富裕;挣得没有省得快,能用的尽量不要 扔掉。"我很惭愧,自此立下了勤俭节约的誓 言。以后凡是坏了的拖把全是自己动手修好, 同时把所内旧被里、被面、床单撕成条,自己缠

人肚子疼得厉害,就马上汇报给值班所长侯 老。侯老马上与我一起拉着排子车将病人送到 了峰峰矿务局总医院,并一直守护在病人身 旁。病人痊愈后对侯老非常感激,侯老爽朗地 一笑说:"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何必这么客气。"

那时的政府招待所,没有清洁工,宽阔的 拿着扫帚到大院帮服务员清扫,大家被侯老的 校,给同学们讲红军长征的故事,深受人们的

一九九零年十一月十一日侯老去世了,走 时很安详。33年过去了,我们仍然无法忘记这 位爬雪山、走过草地、又为峰峰建设作过贡献

◎ 石贵生

记得还是一个雨天,我们正把一个坏了的

拖把,为国家节约了不少资金。 有一天的晚上,我值班时发现一位南方客

院落都是由服务员早晨清扫。侯老在任期间, 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每日清晨他第一个 做法深深感动着。每年大年初一的早晨,侯老 对住在新市区的所有职工,都要逐个慰问拜 年,大家不解地问候大娘:"这不是把事情搞倒 过来了吗?"侯大娘刘风英解释道:"他还是在 部队养成的那个习惯,逢年过节首长要给战士 拜年。"平时生活中,他和街坊邻居相处十分融 洽,从没有摆过架子,每天早晨起床后,第一件 事就是扛起扫帚、手拿铁钎走向街头,将街道 清扫得干干净净,令周围邻居十分钦佩。侯老 还兼任校外辅导员,经常奔波于矿区各中小学 夸赞和尊敬。

的老红军,我们永远怀念他。

露雪之间是为霜 ◎ 郭华悦

年少时,人如露。

露,质清透而内饱满。晶莹剔透,内可映 底,就像一个人入世未深时,仍保有的童真与 赤诚。"露"字,上雨而下路,一路风雨,跌跌撞 撞,却仍不失本心,在俗世中依旧保留着本真, 这像极了一个人的年少时光。

后来,经历了人生的磨砺,夜露成了白霜。 从露成霜,是一种凝结与沉淀。在这个过 程中,外在的磨砺与内里的沉淀都不可或缺。 人从年少时的如珠似露,转而入霜,艰难苦楚 是外在的磨刀石,沉稳淡定是内里的沉淀剂。 从露到霜,经过了冷静与收敛,人也就成了霜 一般成熟老练的样子。

一个人了霜的人,比露多了几分沉稳,比 雪多了几分柔情。沉稳,是在凝练的过程中,时 光赋予的礼物。不再莽莽撞撞,知道了该为,也 懂得了不为。学会将心事藏于内,将稳重表现 于外,如大自然中的霜,带着一丝清冷的中庸 之味。

但比起雪,霜少了几分凌厉,多了点温情。 人生入了霜色,更能懂得情之可贵。上有老,下 有小,因为人父母,懂得了昔日父母之不易,因 而少了嫌隙,多了宽容。下有稚子,肩上担负 的,有责任,更有柔情。霜色入鬓根,是岁月的

沉淀,也是感情的凝结。 从霜到雪,人生步入了另一个境界。

夜露成霜,霜色入鬓,犹带着点诗意。直至 雪色人发,满头的苍白如窗外纷飞的大雪,人 生一路行至此处,不免多了点愁绪。比起霜,雪 多了几分凌厉。这样的凌厉,如时光之刀,刻在 了每一寸肌肤上,令人感受深刻。

露之清透,霜之沉稳,雪之凌厉,是大自然 的手笔,也是人生的轨迹。

侗寨风情

张成林 摄



夕阳中的芦苇

风,悠悠地吹过脸庞,夕阳欲沉。我与芦苇, 幅美丽的画,更像一首动听的歌。 在此刻的陶冲湖畔,相遇了。

芦苇,这随风而动的草本植物,却有着一种 难以言表的优雅与韧性。它生长在河岸、湖畔, 甚至在浅水之地也能存活。每当春暖花开,它便 从泥土中探出头来,夏日炎炎,它已长得高大而 茂密。到了秋冬之交,虽已落叶纷纷,但它仍不 失坚韧的身姿。

夕阳中的芦苇,更是别有一番韵味。金黄 的阳光洒在芦苇丛中,一片片的金黄随着风舞 动,仿佛是满地的金子在闪烁。仔细看去,每一 根芦苇都像是被阳光镶上了金边,轻风中,它 们低垂的穗头像是在对夕阳低语,表达它们的 感谢。

我闭上眼睛, 听风在耳边轻轻地吹过, 听芦 苇在风中的私语。这声音并不是用耳朵来听的, 而是用心去感受的。它像是一首古诗,也像是一

"孤村落日残霞,轻烟老树寒鸦。"我不禁想 起白朴的这首词。此时的景象与词中描写的何 等的相似!只是少了那孤村、残霞、老树和寒鸦。 而芦苇的存在,使得这景象更加生动、活泼。它 与风共舞,与夕阳对唱,看似萧瑟平淡的景象, 却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站在这湖畔,我仿佛可以看见那昔日的渔 民,驾着小船从远处驶来,穿过这片芦苇荡,留 下一串串的涟漪。又仿佛看见那些孩童们,在夏 日炎炎的午后,跳入浅水区嬉戏,嬉笑声在空气 中回荡。而那些青春年少的人们,则会在芦苇丛 中,诉说着心中的情感和梦想。

夕阳中的芦苇,仿佛是一个故事集,每一 支都是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记忆。 那些记忆里有快乐、有悲伤、有希望、也有失 落。但无论是哪一种记忆,都是生命中不可或

缺的部分。

"平野无山见尽天,九分芦苇一分烟。"读叶 绍翁的诗,总能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感受 到夕阳中独特的芦苇。它们年复一年地生长、开 花、结果,然后又枯萎凋零。但即使是这样,它们 也从未放弃过对生命的热爱与执着。

我站在湖畔,看着那金黄的夕阳和金黄的 芦苇交相辉映,心中涌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这感 动来自于对生命的敬畏与赞美,也来自于对时 间的无奈与惋惜,但更多的是对于这个世界的 感激与感恩,感谢这个世界给予我们如此美好 的风景与生命。

夕阳中的芦苇,是一首诗、一幅画、一首歌、 一个故事集……它包含了太多的情感与记忆。 在这夕阳西下的时刻,我与芦苇相遇了,也与自 己相遇了。在这片金黄的海洋里,我也找到了生 命的答案和意义。

饺子香,岁月长

◎ 管淑平

门联更是具有中华传统文化,上书: "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胡同深 处,蕴含着丰厚的文化底蕴。 胡同里有一些小小的店面,经营 着地地道道的北京传统小物件,比 如兔儿爷。个个是金盔金甲的武士 模样。插在头盔上的野鸡翎只有一

在北方,冬天当然少不了这滋味可亲的饺 子的。大节小庆,人们的餐桌上,饺子都能稳稳 地占据C位。浓厚的节日氛围,在一枚枚色、香、 味俱佳的饺子里,变得热闹而喜庆,幸福仿佛一

这种颇为盛大的场景,尤其是在每年冬天, 就慢慢地涌动起来。天寒,风冷,早上迎着风雪 饺子,就能很好地化解身体的疲惫,从而有足够

至饺子夏至面"的说法,这是人们根据不同节令 而采取的食疗。冬至的饺子,是一大应季食品, 其温补之性,在冬天正好能固本培元。

冻,日子一片清寂,吃了大半个月的萝卜白菜, 口里难免腻味。面对着长长的冬天,不免生出一 些小躁动。这时,奶奶就会叮嘱几句:"这么冷的 天,咱做饺子吃吧!"于是,一家人,分工合作,你 擀面来我包饺,小火慢慢烧开水,然后下饺,文 火小煮。日子似乎在那咕噜冒泡的沸水中,有了

那时,常听长辈们嘱咐:"冬天要吃饺子, 耳朵才不会冻着哩!"于是,像是约定俗成似 的,饺子便受到家人的重视。即便,年少的我比

的力量抵御外在的凛冽与酷寒。民间一直有"冬 较挑食,但还是架不住长辈们的热情,从不喜 欢到慢慢接受,再到习惯,仿佛就是潜移默化 之中。

其实,那时我一直有种困惑:为何在寒冷 记得年幼生活在农村,寒冬腊月,天寒地 的冬天里,人们对饺子会有这么深的执念? 直至长大经历了一些碰壁后,才慢慢懂得, 在贫寒的生活里,需要一种寄托与信仰。那 时的饺子,样貌朴素,虽没有如今这般丰富 多样,却让人看得到一份生活的希望。寒日 深深,一碗饺子,是对艰苦岁月的珍惜与感 激。有些不能遗忘的东西,就这样继承、流 传,是一种情谊,也是一种情怀。

> 生活,是要有一定的寄托和生趣的。饺香悠 长,滋味可亲,就是那时人们小小的愿望,就像 如今人们追求着更深层次的内心的丰盈。

一枚枚白白胖胖的饺子盛入盘里,饱满软 糯,馅料十足。只是在一旁远远地看着那缓缓扑 腾、纷飞着的热气,就不禁令人垂涎欲滴,肚中 咕咕直叫。迫不及待地夹一两个,也甭管滚烫的 温度,丢入嘴里,吹吹呼呼地吃着,敢情那叫一 个过瘾。

伸手就能触及。

外出,傍晚风尘仆仆地归家,一碗热腾腾的羊肉